

175
421
40

林子四書正義纂

書

十三

林子

論語正義纂卷下

德行

林子曰。天地間至尊者道。至貴者德。而德之見於行者。又所以成乎其道也。故曰苟不至德。至道不疑焉。易曰。顯道神德行。謂顯其道以神其德之行也。又曰。默而成之。不言而信者。存乎德行。成之於默。出之而信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故入則孝。出則弟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



言忠信。行篤敬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毋自欺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動心忍性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卑以自牧。犯而不校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聞義能徙。不善能改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非禮勿視。勿聽。勿言。勿動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法施於民。以勞定國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能禦大災。能捍大患者。德之見於行也。推之而至於澤潤草木。恩及禽獸者。則又德行之大也。推之而至於盡人之性。盡物之性者。則又德行之大也。推之而至於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爲往聖繼絕學。爲萬世開太平者。則又德行之大也。然德非道不明。道非德不成。苟或執德之不弘。卽是信道之不篤。將何以爲卽事卽心之學。內外合一之功哉。

林子曰。德行也者。德之見於行。民可使由之。道也。而孔子之所以教人者。教以此矣。故聖門高弟。而以顏閔等列爲首稱者。豈非其以德行為先邪。至於性與天道。曰利曰命曰仁。

所謂不可使知者。則罕言之。若非有中人以
上之資。殆亦不可得而聞矣。然孔子之所以
教人者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天下也。最
切於民生日用之常。而不可一日無焉。故常
人非此。無以樂樂而利利。賢知非此。無以希
聖而希天。此孔氏之教之大。而諸凡天下萬
世。而爲我同胞之民者。無一而不在於孔子
所容蓄之中矣。若釋老之教。則皆精微之致。
而專與賢知者道也。故老氏言太極。而釋氏
乃言無極。無極則太虛矣。老氏言一。而釋氏
乃言未始一。未始一則太虛矣。若不先之以
孔氏之所以教。則所謂精微之致。又焉有從
入之門邪。然而孔氏何嘗不言太極。不言無
極。何嘗不言一。不言未始一。孔氏曰。易有太
極。又曰。吾道一以貫之。至於所謂周流六虛
者。豈非所謂太虛同體邪。太虛同體。是無極
也。是未始一也。由是觀之。釋老精微之致。孔
氏兼之矣。教雖有異。而道則焉有不同哉。故

學者之學當以孔氏之教爲先。

未知生焉知死

林子曰。孔子之所謂未知生焉知死者。卽道家之所謂生門死戶也。故生而生也。而其所以生者。固在於此。至於死而死也。而其所以不死者。亦在於此。若不知此意。則未有不隨死而亡焉者也。繫辭曰。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故能知所以原其始而始之。則必知所以反其終而終之。此道家所以長生。釋氏所以不死者。而體鬼非所論也。嘗考之洪範九五福章矣。其五曰考終命。然而何以謂之終也。終也者。終也。蓋言未嘗死而亦未嘗不死也。而君子之終。殆異於小人之死矣。堯典曰。帝乃殂落。釋者謂之神氣歸天。體鬼歸地。而孔子所謂夕死可矣者。正此意也。黃生問曰。中心之心。非我之真心。與。林子曰。中心之心。何思何慮之心也。殊塗同歸。百慮一致。謂之真心。不亦可乎。余每以此語人。乃

今明言告汝。此亦非汝之真心也。若所謂真心者。蓋通於死生之故。而未嘗有存亡焉者。乃汝之真心也。孔子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其旨微矣。余嘗深究其義。而反其詞曰。未知死。焉知生。則孔子言外之旨。或得以益明。故我而生也。則中心之心。固在我矣。我而死也。則中心之心。寄在何處。豈不隨生而存。隨死而亡。而謂之真心不可也。若余之教。每曰始而存心者。存此心也。中而致虛者。心要放而不復存矣。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。又且忘之。而不知有所謂心焉。不知有心。乃見真心。然此真心果無所倚與。林子曰。惡乎其有所倚也。蓋此心之分量。本自廣大。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。卽此心也。釋氏所謂人死性不滅者。卽此心也。天地有壞。此心不壞。惟其不壞。故名真心。孔子曰。朝聞道。夕死可矣。而曰夕死可矣者。以此真心。不與天地而俱壞也。第中心之心。則自孔孟以來。鮮有知之者。而况所謂無

存無亡。而無所倚之真心邪。故爲學之要。先自識心。而作聖之機在我矣。

升堂入室

林子曰。耳目之竅。吾身之門戶也。方寸之地。吾身之廳事也。藏心之淵。吾身之密室也。故衆人心處於方寸之地。猶人之處於堂也。則聲色得以從門而搖其中。聖人仁還於藏心之淵。猶人之處於室也。則聲色無所從入而窺其際。故善事心者。潛室以頤晦。而耳目爲虛矣。御堂以聽政。而耳目爲用矣。

季氏富於周公

林子曰。春秋之季。若周召之孫子。入相天王。故咸稱之曰周公。召公云。而曰季氏富於周公者。蓋言諸侯之大夫。而富於天子之宰相也。

屢空

林子曰。虛空本體。本體虛空。而孔子之所謂空空。乃其真去處也。豈曰盡性。亦且知命。而

顏子所謂屢空者。雖曰不能盡性。亦且能自知性。此顏子所以能聞一而知十也。

賜不受命而貨殖焉。

林子曰。天固命之。我固卻之。故曰賜不受命。林子曰。子貢之多識。以爲學。猶商賈之殖貨。以爲富也。舊有此說孔子嘗曰。賜不受命。而貨殖焉。又曰。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非也。予以貫之。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。明日格一物。乃子貢之多識。以殖貨也。而大學格物之微。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。

林子曰。子貢不知一貫之旨。而從事於多識。不知天命之大。而殖貨於見聞。不知無言之妙。而列科於言語。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故曰不受命。

億則屢中

林子曰。何思何慮者。空也。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。故不億而知。寂而照者。先覺也。

不踐迹

林子曰。迹出於履也。而足之所履者迹也。故吾之心。卽孔子之心也。而信吾之心焉。則其所行皆孔子之行也。吾之足。卽孔子之足也。而信吾之足焉。則其所迹皆孔子之迹也。其曰不入於室者。以不知有孔門心法焉。故不能事其心而孔子也。

林子曰。忠雖古人有陳迹矣。而忠則本於心。信吾心之忠而忠焉。未有不能忠者也。孝雖古人有陳迹矣。而孝則本於心。信吾心之孝而孝焉。未有不能孝者也。

林子曰。五帝之不相襲禮者。禮之迹也。惟其不襲禮之迹。故其所履者。則皆天地同節之禮也。三王之不相沿樂者。樂之迹也。惟其不沿樂之迹。故其所樂者。則皆天地同和之樂也。其曰入室者。乃聖人之所由以聖也。而孔門心法。其殆入聖之門乎。

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

此至孰能爲之大。俱重以字。蓋儒者有用之

學。達則以於天下。窮則以於萬世。窮達雖殊。各致有用。此儒者之大也。故孔子之栖栖皇皇。席不暇煖者。以此。甚而至於公山佛肸之召。亦且欲往。蓋天地萬物。莫非已也。而老安少懷之志。真不能一日少忘於懷者矣。故當其時。微生畝譏之。則曰無乃爲佞乎。接輿譏之。則曰何德之衰。石門譏之。則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。至於荷蕢。則曰深則厲。淺則揭。長沮桀溺。則曰而誰與易之。而孔子悉其言於魯論。而不以爲諱者。何也。豈不以天地爲一身。而凡天地間事。皆我分內。皆我所當爲也。而彼以其身爲一身。而凡天地間事。皆非其分內事。皆非其所當爲也。此其分量之大小。後世自有能辨之者。亦以俾知儒者之道。在此而不在彼也。

以吾一日長乎爾

孔子之意。以吾一日長乎爾。而吾老矣。人莫我知。世莫吾以。如或有人知爾。而以爾也。則

爾將何以爲人所以哉。毋與無通。毋吾以也。以。卽雖不吾以之。以。用也。

子路率爾而對

子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。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。

求也何如

冉求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。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。

赤也何如

公西華言我或爲人所知而以我也。而我則爲人所以者如此。

點爾何如

曾點狂者。其意以爲我不爲人所以。而何以之問。乃我之所不願答也。雖曰我之志異乎三子之撰。而其實則曰我之志異乎孔子之問。是蓋不敢明言其所以不願答之意。而婉其詞如此也。今卽其所言之志。亦惟以適一己之樂。而亡君臣之大。殆非孔子平日之所

教。今日之所問者。故孔子喟然而嘆。其意以爲由則爲人所以而仕矣。求則爲人所以而仕矣。赤則爲人所以而仕矣。惟我與爾相從於杏壇之下。以適一己之樂。已爾。大抵儒者之志。志於方之內。而曾點之志。志於方之外。曾點之志如此。又安能不起夫子之長嘆邪。此與字。卽惟我與爾之與。

朱註曰。曾點之學。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。隨處充滿。無少欠缺。曾點之見。宜不至此。孟子曰。文王望道未見。則是曾點之見。賢於文王矣。又曰。而其習次悠然。直與天地萬物。上下同流。各得其所之妙。其曰上下天地同流者。卽孟子所謂過化存神。王者之皞皞也。其曰萬物各得其所者。卽中庸所謂載物覆物。而凡有血氣。莫不尊親也。其曰妙者。又非中庸所謂不見不動。不貳不測邪。曾點能到此地位乎。否也。孔子曰。脩己以安百姓。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以安百姓。固聖人功用之

大也。其視天地同流。各得其所之妙。至於不可心思擬議。而爲聖神功化之極者。相去又何如邪。孔子顧乃以安百姓病堯舜。而以上下同流。各得其所之妙。以許曾點也。必不然矣。百姓則盡乎人矣。萬物則盡乎物矣。邵康節曰。聖人盡人。昊天盡物。而曾點之胸次。其亦如昊天之廣大。能盡物者乎。孔子之志。志在天下也。老者安之。朋友信之。少者懷之。而出關之嘆。則曰。大道之行。天下爲公。丘竊有志焉。而未之逮也。惟志在天下也。故於荷蕢者曰。果哉。末之難矣。於桀溺者曰。鳥獸不可與同群。吾非斯人之徒。與而誰與。又況於丈人者曰。君臣之義。如之何其廢之。欲潔其身。而亂大倫。則其譏之者。益又甚矣。於丈人則譏之。如是其甚。於曾點則與之。如是其深也。何與。

喟然於曾點。卽憮然於桀溺。况考其行。有不掩焉者。孔子豈不之知邪。縱不之知矣。孔子

獨不徐觀其行而輒深與之邪。

樂正子爲政於魯。孟子聞之。喜而不寐。孟子之喜。孔子之嘆也。蓋孔子旣不用矣。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春秋。孟子旣不用矣。惟冀其徒有以行其道於戰國。此孔孟之心一也。或曰。當春秋之時。孰不志於用世。而曾點獨以浴沂風雩爲樂。故孔子許之。余亦不敢以爲非也。但曰。人欲盡處。天理流行。而其所見似有賢於文王。天地同流。各得其所之妙。而其神聖似有過於堯舜。余亦不敢以爲是也。且其子參。鋤瓜而傷其根。點杖之而仆於地。身且幾於不免。夫父之於子。理之所宜深愛也。以一瓜之微。而杖其子。幾至不免。謂之人欲盡處。天理流行可乎。季武子死。點則倚其門而歌。謂之隨處充滿。無少欠缺可乎。又况所謂與天地而同流。盡萬物而得所。而堯舜文王之所不能爲者。以之而許曾點也。余弗能知之矣。

三子者出

孔子因曾點何如之問。而曰彼三子者。以我
有何以之問。各陳其爲邦之志如此也。曾點
又問曰。彼三子皆志於爲邦者。而夫子獨哂
由何也。孔子答之曰。我非哂其爲邦也。我乃
哂其不讓也。我若哂其爲邦也。爾以爲唯求
則非邦也。與。而邦雖小。是亦邦也。如其禮樂。
以俟君子。何其讓也。吾何爲哂之。爾以爲唯
赤則非邦也。與。宗廟會同。是亦邦也。以小
自居。何其讓也。吾何爲哂之。大抵儒者之志。
在於用世。而爲邦以禮。貴乎能讓。此聖人立
教之大都。所以異於荷蕢沮溺者流也。唯
求以下。皆孔子之言。

克己復禮爲仁

林子曰。克己者。能自之謂也。與下由己之已
同。復也者。復之也。復之者。反之也。所謂湯武
反之也。反之者。以反其所性之初也。余嘗譬
之。碩果然而其生生之機。元含於果核之中。

者仁也。仁含於果核之中者。禮之渾然者也。而芽而條而華而實者。禮之燦然者也。故復此燦然之禮。以還於渾然之性。亦猶果核未芽。而含其仁於中者仁也。

林子曰。禮見於外則燦燦矣。禮復於中則渾渾矣。禮之渾渾者。仁之肫肫也。故仁含於果核之中者。幾希也。洗心退藏於密。寂然而不動也。而芽而條而華而實之機。以具。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。我也者。心也。心之仁也。

然以其仁而伏於土而春之。則未有不芽不條。不華不實矣。易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。故復禮之仁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。而其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之機。有不在我乎。復禮之仁。寂然不動之誠也。而其所以載物覆物成物之機。有不在我乎。

易曰。乾其靜也專。其動也直。坤其靜也翕。其動也闢。孟子曰。所過者化。所存者神。故不專則不能直。不翕則不能闢。不神則不能化。易

曰顯諸仁。藏諸用。又曰精義入神。以致用也。又曰成性存存。道義之門。所謂復禮爲仁也。太玄曰養首一。藏心于淵。美厥靈根。測曰藏心于淵。神不外也。故心藏于淵而不外也。猶仁含於核而不芽也。又不觀之。四時之所以行乎。冬也者。藏也。冬而閉藏也。不固則其春之發生也無力。所謂隕霜不殺草。春秋書之者。卽此意也。故冬而藏焉。而藏其所以生也。春而生焉。而生其所以藏也。不藏則不能生。天地且然而况人乎。此復禮之所以爲仁。乃聖學之大也。

家語孔子適周。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。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吾所以告子。若此而已。孔子出謂弟子曰。鳥吾知其能飛。魚吾知其能遊。獸吾知其能走。至於龍。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。吾今日見老子。其猶龍乎。林子曰。老子所云良賈深藏句。似若答非所問。與禮之旨若不相涉。入然而孔子贊之如

是其至者何也。殊不知此乃孔子所謂復禮之微旨也。又按禮記曾子問禮者三。子夏問禮者一。而孔子俱述老聃之言以告語之。夫老聃者豈曰能明道德之歸已哉。又且考禮無失巨細有經。此孔子所以龍之。而曰吾師也。楚彬陽何氏家語註曰。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。殆卽當時在周所從問禮之人。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。夫五千言之老聃卽孔子所從問禮之人。舍此人則當時更有何老聃而知禮邪。

林子曰。余讀禮記家語書。而知老子之習於禮矣。然家語所謂禮者。乃出世間法。而禮之實蘊乎其中也。曾子問之所謂禮者。乃世間法。而禮之文見乎其外也。林子曰。世之儒者。徒知周旋進退之文。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禮。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。噫。

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

林子曰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而天地萬物皆備於我者。以我原有此仁也。故復禮爲仁。而天地萬物之仁。皆我之仁也。

林子曰。天下下字。與天地之間間字。天地之心心字。皆指堯舜之中。孔子之一而言也。

林子曰。此卽所謂收天下春歸之肺腑也。凡夫天之所以清。地之所以寧。日月之所以明。星辰之所以列。風雨之所以潤。山之所以高。水之所以深。飛走動植之所以生生不息。則皆是氣也。則皆是仁也。蓋以吾一身之中。之一歛之。而有餘矣。此乃歸仁之大義也。若曰一日之近。而天下之遠。卽以其仁歸之。豈其然哉。舜仁也。而瞽瞍不慈。周公仁也。而管蔡流言。孔子仁也。而子路則曰。意者夫子其未仁與。是父子兄弟師生之間。其所以相爲周旋取與者。旣密且久矣。而猶如是。况於一日之近。而天下之遠者乎。

非禮勿視

林子曰。非禮勿視者。心要在於禮而視也。心不在於禮而視。則其視也不爲色所引而去乎。故曰勿視。非禮勿聽者。心要在於禮而聽也。心不在於禮而聽。則其聽也不爲聲所引而去乎。故曰勿聽。勿言勿動。亦復如是。或問何謂心在於禮。林子曰。心在於禮者。心在於仁也。心在於仁者。心不違仁也。心不違仁。心在腔子裏也。心在腔子裏而心存矣。心既存矣。非敬而何。又曰。未視而敬。敬在視前。及至視也。而後敬焉。毋乃已疏乎。未聽而敬。敬在聽前。及至聽也。而後敬焉。毋乃已疏乎。未言未動。亦復如是。

敬而無失

或問何以謂之敬也。林子曰。心主乎中者。敬也。夫心主於中。則能思。敬雖無思也。而心則常主於中矣。禮曰儼若思。故無思而儼若思者。敬也。下此一箇若字。最妙。能知一箇若字。則能知主敬工夫。朱子曰。堯典是第一篇典。

籍說堯之德。欽是第一字。聖賢千言萬語。大事小事。莫不本於敬。收拾得自家精神在。又曰。收拾放心。乃是緊切下工夫處。黃勉齋曰。敬是束得虛靈知覺住。真西山曰。氣之決驟。軼於奔駟。敬則其銜轡也。情之橫放。甚於潰川。敬則其隄防也。

林子曰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。存心也。存心也者。心在腔子裏。所謂敬者是也。故心在腔子裏而事親者。敬也。心在腔子裏而事君者。敬也。心在腔子裏而士而農而工而商者。敬也。心在腔子裏而視而聽而言而動者。敬也。心在腔子裏而處於廟廊之上者。敬也。心在腔子裏而處於三軍之中者。敬也。心在腔子裏而處於造次顛沛之際者。敬也。無一時而心不在於腔子裏如此。然後方爲脩己以敬而無失也。

四海兄弟

西銘曰。民吾同胞。故以父母爲父母。而竝生

於父母者。兄弟也。以天地爲父母。而竝生於天地者。亦兄弟也。若道釋者流。豈其能外天地以爲生也。不外天地以爲生矣。謂非同胞之民。吾之兄弟而何邪。

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孟子曰。赤子無知

而入井。非赤子之罪也。

並釋

孟子曰。今人乍見孺子入井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而道釋者流。則必欲棄去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

業也。亦獨何與。此其無知入井。殆有甚於孺子之可哀者。仁人君子。能無怵惕惻隱之心乎。論語曰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今之僧尼道士。誠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。若有同胞之念者。能無錫類之思乎。孟子曰。天下溺。援之以道。今天下之溺於邪也。舊矣。而仁人君子。義之以君臣。仁之以父子。別之以夫婦。士之農之工之商之。而以道援之可也。顧乃不之援。而又驅而遠之者。何與。是使道釋者流。不

得與於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士之
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。林子曰。使道釋者
流。不得與於君臣之義。父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
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業也。而仁人君子。
母曰。天下溺焉已也。乃實吾之赤子。無知而
入井者。吾之兄弟顛連而無告者。如其無父
母之心。同胞之念者。則亦已矣。如其有父母
之心。同胞之念者。能不援之以君臣之義。父
子之仁。夫婦之別。士之農之工之商之之常
業邪。此余一念慈愛友于之懇切者。真有出
於至情之所不能以已也。

居之無倦

孟子曰。居天下之廣居。又曰。曠安宅而弗居。
其居同也。書曰。宅汝宅。又曰。莫厥攸居。詩曰。
惟民所止。故居也者。宅之也。奠之也。止之也。
要之心主乎中。而心在腔子裏者是也。

林子曰。居而無倦者。敬而無失也。

林子曰。居之無倦者。心安於腔子裏。而不須

史離也。卽此是忠。推而行之爾。故曰行之以忠。

仁禮

林子曰。知愛人之仁。則博愛之說不足非也。知禮後之禮。則忠信之薄不足異也。

不如不善者惡之。

林子曰。黃裳天下一人之對。寔未若韓侂胄事魔。駕誕之論。更足以見朱子之賢者。何也。蓋韓侂胄不善之尤者。爲不善之尤者所誹。訕則我之善益彰矣。故曰不如不善者惡之。

有德者必有言。有言者不必有德。

林子曰。有德者必有言。德性之知也。有言者不必有德。見聞之知也。

或問曰。見聞不足。知與。林子曰。儒者之學。自有孔門心法在焉。若不知心法。而見聞以爲知者。見人之見聞。聞人之聞。知人之知也。知人之知。故言人之言也。至於言人之言。而每自以爲得者。得人之得也。譬司人之財者。非不

有所積也。但所積之財，寔非其所自有也。財非其所自有矣。而謂之有財，此有用也可乎。言非其所自得矣。而謂之有德，必有言也可乎。若夫堯舜之中，孔子之一，吾身之內，自有真消息者在焉。孟子所謂幾希者是也。故不知心法，則不知幾希。不知幾希，則不知真消息。不知心法，不知幾希，不知真消息，是不以德性之知以爲知也。顧乃見人之見以爲見，聞人之聞以爲聞，知人之知以爲知，言人之言以爲言，得人之得以爲得，則亦何異於司人之財，而自矜其有也。故曰：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

君子思不出其位

林子曰：艮其止者，止其止也。止其止者，止至善也。定靜而安，其重艮而止乎。

林子曰：易之所謂位者，非吾身天下之正位乎。所謂思不出其位者，非以立吾身天下之正位乎。易曰：天下何思何慮之天下。曾論天

下歸仁之天下。天下之義一也。皆指吾身之真去處而言之。所謂至善之地之所當止者。堯舜之中。孔子之一是也。

林子曰。止於所當止。則不隨身而動。朱子本義固有是言矣。抑豈知背之真去處也。元不隨身而動。猶天之北辰也。元不隨天而轉邪。易曰。艮其止。止其所也。而背之真去處也。豈非所謂所哉。或問聖人之道無方所矣。而曰止其所者何也。林子曰。獨不觀之北辰乎。論語曰。北辰居其所。是天道且有然矣。而况聖人乎。故有念則有着。有着則有所。由有念而至於無念。此堯之所以安汝止。忘其所而不
知矣。

抑亦先覺

林子曰。不逆不億。感而通之者利也。先覺也。林子曰。何思何慮之本體。寂而照者。先覺也。若思慮一萌。卽不名覺。而况曰先覺乎。

林子曰。觸物而知。不思而知。觸物而覺。不慮

而覺。

林子曰。覺性。性覺。或問何謂也。林子曰。以我之覺本乎其性。性空故靈。靈則能覺。此覺性之所以能覺者。真性真覺也。

下學上達

或曰。學以無爲爲大。與。林子曰。何哉。汝所謂無爲者。或曰。聖人無爲也。天無爲也。豈必下學而後能上達邪。林子曰。昔者孔子大聖人也。猶曰。下學上達。顧我於孔子何如也。而以無爲爲大邪。子以爲不學不立。而可以知命不踰矩乎。否也。不善不信。而可以大而化之。聖而不可知乎。否也。不致曲而能化乎。否也。不時習而能悅乎。否也。孟子曰。堯舜性之也。湯武反之也。豈吾子乃性之者。而無待於反之之力邪。周子曰。誠無爲。又曰。誠則無事。若誠之者。則有爲矣。有事矣。豈吾子乃誠者。而無待於誠之之功邪。

程子曰。聖賢千言萬語。只是欲人將已放之

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。是入德之門。真莫要於此矣。而邵康節曰。心要放者何與。若也不知下學之有爲。而着於空焉。則謂之落空漢。而操存主敬之工夫。殆亦未之聞與。若也不知上達之無爲。而着於相焉。則謂之守尸鬼。而太虛無我之分量。殆亦未之聞與。

謝顯道程氏之門人也。明道問近日用心。對曰。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。明道曰。有此理。只是發得太早。又曾往見伊川。伊川問近日事如何。對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伊川曰。是則是。有此理。賢發得太早。故必始於慎思慎慮之功。而造於何思何慮之地。斯爲學者有漸之學也。

真德秀問僧。六波羅蜜菩薩脩行之漸。必有理在。僧曰。此六波羅蜜。分爲前後。由遠離以至精進。由禪定以造智慧。俱有漸次階級。猶聖門教人。以下學爲先。然後可以上達。亦此理也。德秀喜曰。今所謂前之三者。猶克實之

謂美充實光輝之謂大。後之三者猶大而化之之謂聖。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後爲徑山三塔記云。權形雖謝。真體弗移。誠非章句之儒所能道也。

知我其天

論語曰。惟天爲大。惟堯則之。又曰。知我者其天乎。惟聖人之太虛之與天同也。故曰惟堯則之。惟天之太虛之與聖人同也。故曰知我者其天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心與天通矣。故曰知我其天。易曰。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可不慎與。故一行之有愧於心。是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。一行之得罪於天地鬼神。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殛責者。未之有也。一言之有愧於心。是一言之得罪於天地鬼神也。一言之得罪於天地鬼神。而不爲天地鬼神之所殛責者。未之有也。又曰。凡有所言。凡有所行。而無愧於心也。卽是我不得罪於天地鬼神也。

縱天下人以我爲非。而我不自以爲非者。豈非以我之無愧於心。而不得罪於天地鬼神邪。凡有所言。凡有所行。而有愧於心也。卽是我得罪於天地鬼神也。縱天下人以我爲是。而我不自以爲是者。豈非以我之有愧於心。而得罪於天地鬼神邪。朱子曰。勿求人知。而求天知。故始則一言一行而求爲天知也。終則一言一行而可與天知也。此孔子下學上達之序。而無以異於人者如此。

果哉末之難矣

林子曰。心出世間矣。棄世間而爲巢許也。易心出世間矣。混世間而爲周孔也。難。

脩己以敬

璋生問主敬。林子曰。心惟在腔子裏。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。

易曰。學以聚之。何以聚之。左傳曰。敬者德之聚也。子思曰。心之精神之謂聖。敬則心之精神聚乎其中矣。

易曰。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書曰。以義制事。以禮制心。或問以禮爲敬可乎。林子曰。禮者敬而已矣。卽事卽心。無內無外。而禮以制心者。敬以直內也。

夫脩己以敬。固君子之所以事其心矣。豈不以靜而後能存存而不息與。林子曰。靜不在靜。而心在腔子裏。便能靜也。朱子曰。敬則自然靜。不可將靜來喚作敬。故靜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。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。孔子曰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。又曰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。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。又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動而心在腔子裏者靜也。又曰。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豈特動靜之間。心在腔子裏而靜邪。雖至造次之際。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。豈特造次之際。心在腔子裏而靜邪。雖至顛沛之頃。亦要心在腔子裏而靜也。此孔

門之公案。自有心法者存焉。

或問何者謂之心法也。林子曰。堯之欽者。心法也。孔子之敬者。心法也。艮其止。止其所者。心法也。安汝止。欽厥止者。心法也。毋不敬。儼若思者。心法也。於緝熙敬止者。心法也。顧諟天之明命者。心法也。先立乎其大者。心法也。求其放心以存心者。心法也。此其畧也。紀之經傳。不可得而盡述矣。

林子曰。堯舜之兢兢業業。似乎不能靜矣。然惟其欽也。而允執厥中焉。故靜。孔子之栖栖皇皇。似乎不能靜矣。然惟其敬也。而一以貫之。故靜。此所謂靜亦靜。動亦靜。而儒氏之心法。不可不知也。或曰。入山靜與。林子曰。心之靜不在山也。靜坐靜與。林子曰。心之靜不在坐也。故知心法以事其心焉。是雖廟廊之上。三軍之中。外不靜矣。而其心則固定焉者。敬也。不知心法以事其心焉。是雖槁形巖穴坐老蒲團。外若靜矣。而其心則猶馳焉者。不能

敬也。

林子曰。敬敬敬。心爲一。天存便是敬。故操存此心不少懈。卽對越在天不少違也。敬敬敬。出門使民當主一而無適。齊坐尸立。惟儼然而若思。敬敬敬。仁惟生道。誠乃實理。而敬則生道不息。實理無虧。令人常自惺惺而不放逸也。敬敬敬。聖學之所以成。始成終者在是。王道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是。敬敬敬。老子曰。聖人抱一爲天下式。其曰抱一。則堯之欽。湯之禮。文王孔子之敬者在我矣。其曰爲天下式。則堯之所以雍黎民。湯之所以式九圍。文王之所以光四方。顯西土。孔子之所以安人安百姓者在我矣。

原壤夷俟

或曰。原壤自放於禮也。而曰孔子之故人者。何也。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。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與。林子曰。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。必不當有夷踞之非。若以孔子喜原壤之

曠達也。亦不當有叩杖之舉。由此言之。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。殆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。

人有言曰。孔子遊於方之內。而未嘗遺世焉者也。原壤遊於方之外。而未嘗不遺世焉者也。抑豈知孔子亦遊於方之內。亦遊於方之外。亦未嘗遺世。亦未嘗不遺世。無方無體。有不可以測量而擬議者乎。或問何謂也。林子曰。夫人以世間之心。遊於方之內。而孔子則以出世間之心。遊於方之內者也。夫人以出世間之心。遊於方之外。而孔子則以世間之心。遊於方之外者也。然則孔子豈其遊於方之外邪。林子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順以應之。而無所希於世也。故孔子遊於方之外。而遺世者。以心不以迹。而夫人遊於方之外。而遺世者。以迹不以心。此非特孔子爲然也。孟子曰。禹八年於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又曰。匹夫匹婦。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。若已推而內

之溝中。豈非聖人之心。未嘗遺世。而遊於方
之內者乎。孔子曰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。
而不與焉。孟子曰。被袵衣鼓琴。二女果。若固
有之。豈非聖人之心。未嘗不遺世。而遊於方
之外者乎。

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

朱註曰。聖人豈務博者哉。如天之於衆形。非
物物刻而雕之者是矣。而曰卽凡天下之物。
表裏精粗無不到者。豈非所謂物物刻而雕
之邪。

林子曰。子貢多學而識。而晏嬰亦曰不能殫
其學。而究其禮。是儒者之道。在春秋之時。已
失其傳矣。豈知一貫之旨。而片餉間。可以立
躋聖道邪。

知德者鮮

林子曰。古人有言曰。行道有得於心之謂德。
此所謂心。非憧憧往來之心。乃何思何慮之
心也。何思何慮之心。是我之真心也。真心原

在於我之真去處矣。故堯以欽而執厥中。孔子以敬而一以貫。至於成湯亦曰以禮制心。豈非所謂行道有得於心者邪。老子曰。失道而後德。故能知德而據德矣。又且能忘其所謂德也。而至道有不在我乎。

無爲

或問無爲本旨。林子曰。以脩身言之。而不亂其神者。無爲也。以處事言之。而不鑿其智者。無爲也。邵康節曰。時然後言。人不厭其言。樂然後笑。人不厭其笑。義然後取。人不厭其取。此所謂無爲也。又曰。順理則無爲。強則有爲也。

林子曰。聖人無心而有心。有心而無心也。無爲而有爲。有爲而無爲也。

或問聖人之所以無爲。林子曰。夫聖人之無爲者。非徒曰順事無爲焉已也。而虛心實腹。是乃聖人之所以爲無爲也。

孔子曰。無爲而治者。其舜也與。或曰。舜無爲

與。林子曰。舜之無爲。黃帝之無爲也。黃帝之無爲。大禹之無事也。易曰。黃帝堯舜氏作。通其變。使民不倦。神而化之。使民宜之。窮則變。變則通。而謂黃帝堯舜無爲也。可乎哉。其曰無爲者。我知之矣。爲其所當爲。而無所爲也。若大禹者。敷土刊木。奠山濬川。而孟子則曰。禹八年於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而謂大禹無事也。可乎哉。其曰無事者。我知之矣。事其所當事。而無所事也。

林子曰。余歷觀帝王制作之盛。未有如黃帝者。見日月星辰之象。始有星官之書。製玄衣黃裳之服。以象天地之色。至於大撓甲子。容成蓋天。萸蘆置閏。隸首筭數。伶倫律呂。星氣之占。器用之利。內經之作。蠶桑之教。畫野分州。以監萬國。經土設井。以塞爭端。立步制畝。以防不足。制作之盛。難以勝紀。而謂黃帝無爲也。可乎哉。又曰。先黃帝而興者。如天皇氏。地皇氏。人皇氏。尚矣。伏羲氏。神農氏。人文始

開。或有制作而不多見。後黃帝而興者。如唐之堯。虞之舜。夏之禹。商之湯。周之文武。人文既備。而亦無事於制作矣。由是觀之。自生民以來。制作之盛。真無有過於黃帝者矣。制作之盛。真無有過於黃帝。而謂黃帝無爲者。何也。有爲而無爲也。

史記黃帝之時。神農氏世衰。諸侯相侵伐。暴虐百姓。而神農氏弗能征。於是黃帝乃習用干戈。以征不享。諸侯咸來賓從。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諸侯。諸侯咸歸黃帝。黃帝乃脩德振兵。治五器。藝五種。撫萬民。度四方。教熊羆貔貅。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三戰然後得其志。蚩尤作亂。不用帝命。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。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。遂禽殺蚩尤。而諸侯咸尊黃帝爲天子。代神農氏。是謂黃帝。天下有不順者。黃帝從而征之。披山通道。未嘗寧居。東至于海。登丸山。及岱宗。西至于空桐。登雞頭。南至于江。登熊

湘北逐葷粥。合符釜山。而邑於涿鹿之阿。遷徙往來無常處。以師兵爲營衛。林子曰。夫黃帝者。習用干戈。教練猛獸。遷徙無常。師兵營衛。以終其身。而未有寧日者如此。而謂黃帝之無所爲不可也。

林子曰。黃帝堯舜。其德一也。其帝同也。而後世乃以黃帝爲道家之宗。堯舜爲儒家之祖也。何與。

殺身成仁

孔子曰。志士仁人。無求生以害仁。有殺身以成仁。夫志士仁人。豈不愛其身哉。以有仁在。則身爲輕矣。而古人之所以可生可殺。可榮可辱。可貴可賤。可富可貧。而不可與爲非者。亦惟有見於朝聞夕死之明訓。而有不死者存焉。故殺身以成仁矣。而此心之仁。有不長生乎。

論語曰。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若伯夷叔齊。可謂蹈仁而死矣。故曰求仁而得仁。若比干仁

者以諫而死。豈不以不仁而生。實不若以仁而死也。自唐虞三代以來。聖賢何其多也。或生或死。而亦未嘗稍離乎仁也。中庸曰。修道以仁。離仁則離道矣。離道則生爲徒生。死爲徒死。故曰君子去仁。惡乎成名。又曰仁以爲己任。不亦重乎。

張子曰。聚亦吾體。散亦吾體。知死之不亡者。可以言性。知此則可毀可譽。可榮可辱。可利可害。可生可死。不知此而曰可毀可譽。可榮可辱。可生可死。可利可害。可生可死。吾未之信也。

行夏之時

或問人生於寅。而寅乃時之正。令之善也。由漢以來。皆建寅。其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者乎。林子曰。否。此非孔子之意也。又問孔子之意。林子曰。行夏之時。吾其東周孔子之意也。孔子曰。吾得夏時焉。故寅而丑。丑而子。子而復寅者。迭建之義。新民之耳目也。自古帝王之興也。正朔之頒。所以示民遵守。使農不失時。

也。奚必子丑之爲非。而建寅之爲是邪。如必
建寅之爲是。則成湯伊尹之聖。胡不遵而守
之。而武王周公。又胡以建子爲哉。且商革夏
之正。而建丑。俾民咸知有商也。周革商之正
而建子。俾民咸知有周也。此蓋聖人之微權
矣。余故曰行夏之時。吾其東周之意也。豈其
使天下萬世因之。而世守之。而無所損益乎
其間邪。孔子必不然矣。孔子曰。所損益可知
也。而朱子則曰。所損益者。文質三統。此其所
明也。至行夏之時。乃曰。時以作事。而歲月自
當以人爲紀也。何與。信如是言也。則商湯周
武不當損益。而孔子所損益之言。亦非邪。

昔者魯哀公問於孔子曰。舜冠何冠。孔子不
對。公曰。寡人有問。而吾子不答。其意何邪。孔
子曰。以公之問。不及於大。公曰。奚爲其大。孔
子曰。舜之爲君也。其德好生而惡殺。其政任
賢而去不肖。明竝日月。化行若神。龜鳳呈祥。
麟龍叶瑞。公獨以冠冕爲問。故非大也。不以

冠冕爲大。則不以輅車爲重。也可知矣。不以輅車爲重。則不以夏時爲正。也可知矣。不以冠冕爲大。不以輅車爲重。不以夏時爲正。而曰百王不易之大法也。何與。若夫佞人之遠。鄭聲之放。是誠百王之所不能易也。

鄭聲淫

此重聲字。

林子曰。詩之爲教也。托之里語。以發其情。倣之女流。以婉其辭。如後世之宮情。閨怨。農談。漁歌。而此意猶有存者。然里巷女流之作。亦不終無也。大抵詩之道。出之心者。志也。宣之口者。聲也。考其聲。而本其志。則人心之淑慝。風俗之美淫。可知矣。後之作者。徒竊昔人之意。卽數篇之內。而異其旨者。有之。雖欲續詩。安所本其志乎。徒韻昔人之語。卽一篇之內。而殊其音者。有之。雖欲陳風。安能考其聲乎。故曰。刪後無詩。若中和之聲。未嘗不周流。充塞於天地之間。而飛走動植之自然者。皆詩。

也。詩豈亡乎哉。

或問鄭衛之風。悉紀淫人之辭。而孔子錄之者何也。林子曰。鄭衛其風之淫乎。非必皆淫人之語也。而其風之所靡。雖臣子之不得志於君親者。亦每於此寄興而托情焉。然後始見鄭衛之風之淫也。林子曰。在上倡之之謂風。在下成之之謂俗。若必采民間之淫辭而錄之。謂之國俗可也。謂之國風不可也。又曰。貴者不能免。而賤者將置力焉。賢者不能免。而不肖者將奔走焉。此其所以爲風也。孔子曰。君子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草。故風行而草偃者。風也。

林子曰。詩之披於樂者。聲也。古之樂也。其聲淡。今之樂也。其聲淫。故曰移風易俗。莫善於樂。然聖人之所以放之者。以其聲也。豈徒其詩之章句焉已哉。卽其章句而披之樂焉。而靡靡之聲。足以導慾而增悲者。亦風也。又曰。如以章句而已矣。則鄭衛之詩。約有三十什。

而聖人顧乃以此三十什。以槩二國之風之淫也。豈其然哉。

君子求諸已

林子曰。初學之要。惟在自已心上做工夫。盖心譬木之本根也。本根既已堅固。枝葉自然茂盛。若徒尋枝摘葉。瑣屑零碎。窮年屹屹。濟得甚事。故雖古之大聖賢。大學問。亦惟近裏着已。都從心上做工夫爾。

程明道曰。學有所得。不必在談經論道間。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。其所謂得者。豈孟子所謂自得。而得其所自有邪。又曰。若不能存養。只是說話。其所謂存養者。豈其約之使反復入身來。而誠敬以存之。養之邪。又曰。外面事不患不知。只患不知自已。其所謂自已者。豈其得之者。得此自已。存之。養之。以存養此自已邪。又曰。心懈則有防。又曰。懈意一生。卽自暴自棄也。自暴自棄。便喪自已。而始學之士。能無防乎。能防之而不密其功乎。

人能弘道

林子曰。大道無名。生育天地。大道無情。運行日月。大道無形。長養萬物。道固若是其大也。而人之弘道也。則亦能若是其大矣。余最愛論語一弘字。弘也者。弘之也。以充滿斯道之分量而弘之也。

知及之。仁能守之。

孔子曰。知及之。之也者。之也。此也。所謂孔顏樂處。而仁在其中矣。其曰仁能守之者何也。孟子曰。仁人心也。而心安乎仁者。守之也。

動之不以禮。

林子曰。此所謂禮。成湯以禮制心之禮也。堯之欽。孔子之敬是也。或問以禮制心之心。林子曰。千聖一心。我而能欽焉。我之心卽堯之心也。我而能敬焉。我之心卽孔子之心也。我而能禮焉。我之心卽湯之心也。堯湯孔子。非有異心也。真心是性。真性是心。無所安排。無所擬議。蓋從何思何慮中發出來爾。故曰動。

之不以禮未善也。

或問動不以禮。林子曰。卽仁卽禮。卽禮卽仁。而生生不息之仁。自有天則者在焉。不思而得也。不勉而中也。豈其有待於安排而擬議邪。若或有待於安排而擬議焉。則是動不本於禮。殆非本體之自然。順以出之之要道也。故曰未善也。或問何謂天則。林子曰。無所於規也。而自有至圓者存焉。無所於矩也。而自有至方者在焉。此蓋天則之自然也。天則者。帝則也。而三王之不識。不知順帝之則者。動於禮而善也。矩亦則也。而孔子之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者。動於禮而善也。又不觀之帝堯乎。昔者史氏稽古。帝堯曰。欽明文思安安。書之開卷。只此欽之一字。欽卽敬。敬卽禮也。欽則自能明。欽則自能文。欽則自能思。又且安安而無所強者。動於禮而善也。故觀帝堯之安安也。文王之順則也。孔子之不踰矩也。則聖學之大成也。從可知矣。

有教無類

余嘗謂性本不殊。道惟一致。而其設科以教人也。固不知有儒。有道有釋。亦不知儒道釋之有正有邪。固不知有士有農。有工有商。亦不知士農工商之有貴有賤。苟以是心至。斯受之矣。若軒轅之問道於空同。昌黎之留衣於大顛。何嘗以其我儒也。而於道釋則竝棄之邪。伊尹農夫。太公屠叟。傅說築於傅巖。仲由薪於韞丘。百里奚舉於市。孫叔敖舉於海。亦何嘗以其我士也。而於農工商則竝棄之邪。

林子曰。若此道可行於富貴。而不可行於貧賤。道非其道也。若此道可行於貧賤。而不可行於富貴。道非其道也。蓋道也者。合富貴貧賤而一之者也。故上自天子。下至於公卿大夫百執事。又下至於士農工商。皆可爲也。然後謂之道。

時從林子遊者。有已達之士。有至微之徒。人

或譏林子。林子曰。天無所不覆。地無所不載。道無所不容。彼貴者不自恃其身之貴。而恃其有尊於貴者在焉。彼賤者不自知其身之賤。而知其有尊於身者在焉。吾子以其身之貴爲貴乎。以其心之貴爲貴乎。以其身之賤爲賤乎。以其心之賤爲賤乎。且衛青人奴也。而爲大將軍。邵平列侯也。而爲種瓜人。身之貴賤有時而易如此。況心本無貴賤。安可以其貴而貴之。以其賤而賤之邪。

時有士人而自矜其文也。嘗謂呂生曰。子庶人也。亦學道與。呂生曰。上帝降衷。厥有恒性。豈其於我也。而固遺之邪。君哉之舜。歷山之庶人也。良弼之說。傅巖之庶人也。若上帝降衷而獨於我乎。遺也。則我卽不敢從事於舜說之後矣。若上帝降衷而不於我乎。遺也。則舜何人。說何人也。有爲者亦若是矣。

古語曰。淘沙見金。余之淘沙者三。淘心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。淘身中之沙以見金者一

也。余嘗竊慕不追不拒之訓。歸斯受之矣。然卒叛而去之者有之。余亦不敢先意以逆之。此又以淘人中之沙以見金者一也。又曰。金出之沙也。積沙而汰之。然後可以得金。三千之徒。猶之積沙也。一貫之唯。沙中之金也。苟道不自我而絕。而得寄之曾子一人焉。則孔子之願足矣。曰。然則有自絕於孔子也。而孔子則將如之何。林子曰。其鼓孺悲之瑟乎。曰。苟有悔心之萌也。又將如之何。林子曰。其鳴冉求之鼓乎。

或者以既欲合斯人而一之矣。而又必群斯人而分之者。何與。林子曰。天地之所以爲大者。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。而聖人必因俗以爲政者。其聖人之所以爲天地與。余初不識因俗之教。每以爲斯人皆性善也。學道皆道人也。齒而坐之。序而列之。行之且十年矣。孰不以爲矯世而違俗也。於是遂因其俗而導之。儒自爲儒。道自爲道。釋自爲釋。貴者貴。

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。賤者賤之。未嘗有賤之之心也。因人而施。付之自然。此其所以合儒道釋而教之。庶乎其不相爲害也。

友多聞

或曰。三益之友。而多聞不以爲益乎。林子大益矣。而多聞之益。焉可誣也。但孔子之學。行而不貴聞也。尚矣。故曰。未之能行。惟玃聞。况其所聞。皆其心身之益。而可措之行。有故可聞。不可行。君子有弗聞矣。

行義達道

林子曰。行義達道。當合窮達而言之。是亦爲政。奚其爲爲政之大旨也。故堯舜達者。固當行其義於天下矣。而孔子窮者。獨不可行其義於萬世乎。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。而春秋之作。能使天下萬世之亂臣賊子。惴惴焉而不敢肆其惡者。豈非其孔子之政。有以正之。

邪。余故曰是亦爲政。

林子曰。詩書旣刪。而詩書之道。達於天下萬世矣。禮樂旣定。而禮樂之道。達於天下萬世矣。

或問何者。謂之義。林子曰。義者宜也。有達之所宜行者。有窮之所宜行者。故君子之達也。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天下者。固云達矣。而君子之窮也。以達其所宜行之道於萬世者。是亦達也。夫達也者。達之也。達而行之之謂也。故行其義於天下者。是達其道於天下也。行其義於萬世者。是達其道於萬世也。然有窮有達者。其遇也。無窮無達者。其心也。求之於古。則仲尼其人矣。余每以此語人。而未有不驚且駭者。而况能得見其人乎。

余嘗謂齊景公千駟條。是亦行義達道之微旨也。豈不以景公富而有馬千駟。伯夷叔齊窮而餓死首陽。一則曰民無得而稱焉。一則曰民到于今稱之。而其所以行義以達其道。

者亦惟存乎人爾。固不在於窮富死生間也。斯指上條而言。

學詩乎

過庭之訓。只曰學詩。而誦詩三百。猶以爲多。然則聖人之學。豈其多識而務博邪。

性相近也

孔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而孟子則曰。性善者何與。林子曰。孔子相近之旨。而程子則曰。兼氣質而言之者是也。孔子又嘗繫之易。

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。成之者性。豈非孟子所謂性善哉。孟子願學孔子者。而其論性又焉有不同哉。故曰。非天之降才爾殊也。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又曰。或相倍蓰而無筭者。不能盡其才者也。又曰。故術不可不慎也。其孔子之所謂習相遠者與。

書曰。上帝降衷。厥有恒性。中庸曰。天命之謂性。性字從生。從心。心由性生也。故善言天者。曰天無心也。善言聖人者。曰聖人無心也。

林子曰。心性一也。未萌則卽心爲性。已萌則卽性爲心。是故常人放其心而不求。賢人存其心而不放。聖人忘其心而不知。故曰堯舜性之。君子存之。庶民去之。或問未萌之性。已萌之心。林子曰。譬如擊石而火自生。元來石中有火之性。夫心猶火也。而性乃火之蘊於石也。

或曰。石既有火之性矣。而物則皆有性與。林子曰。有。今以人之身言之。真心則有性矣。心則有性矣。耳目口鼻則有性矣。又問何謂真心。何謂真心之性。林子曰。所謂真心者。心之未萌者性也。故無心而有性者。真心也。真心也者。天命之性也。太虛而已矣。易曰。無思也。無爲也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由太虛之寂然者而感通之。有不善乎。故曰。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矣。乃所謂善也。若性之萌而爲心也。其殆善惡之所由分乎。朱子曰。此陰陽之義也。故心之性則有善有不善矣。而

况耳目口鼻之性者哉。

孟子曰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此言心。心卽性也。尚書又以其心而分言之。曰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孟子又以其性而分言之。曰性也。有命焉。君子不謂性也。命也。有性焉。君子不謂命也。

惟上智與下愚不移

或問上智與下愚不移。豈其無知無能也。而孔子謂之下愚與。林子曰。此非孔子之所謂下愚者。若以無知無能而以爲下愚焉。則赤子之無知無能也。是亦下愚不移與。殊不知孔子之所謂下愚者。非爲無知無能之下愚。而安於下愚者道也。乃爲有知有能之下愚。而自謂上知者道也。然則上知之下愚也。豈其不可得而移邪。林子曰。能移則便爲上知。不能移則終於下愚。夫亦存乎人爾。林子曰。愚者之愚。可得而移也。而知者之愚。則自以爲知。不可得而移也。不肖者之不肖。

可得而移也。而賢者之不肖。則自以爲賢。不可得而移也。

林子曰。知聖人之可爲。覺聖人之可爲者。上知下愚一也。知聖人之可爲。覺聖人之可爲。而必爲之者。上知之所以爲上知也。知聖人之可爲。覺聖人之可爲。而不爲之者。下愚之所以爲下愚也。

林子曰。纔知聖人之可爲。纔覺聖人之可爲。而爲之者。上知也。忽然而不知不覺。而不爲之者。便是下愚。雖知聖人之可爲。雖覺聖人之可爲。而不爲之者。下愚也。忽然而能知能覺。而必爲之者。便是上知。

林子曰。知覺也者。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也。之爲難也。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。而必爲之者。之爲難也。非以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。而必爲之者。之爲難也。爲能知且覺吾心之一聖人。而爲之。必要其成者。之爲難也。

或者以下愚之人。豈能知聖人之可爲。覺聖人之可爲邪。林子曰。余所謂下愚者。非與至愚之下愚者道也。乃與上知之下愚者道也。又問上知之下愚。林子曰。汝獨不聞夏之桀。商之紂乎。天下萬世。孰不以爲至愚也。其所謂強足以拒諫。辯足以飾非者。其愚邪。其不愚邪。謂非上知之下愚而何。若至愚之下愚。昏昧迷蒙。亦惟寒而知衣。饑而知食。已爾。然而知寒而衣。知饑而食。則亦有真知真覺者在焉。不謂之天之青。日之明。而爲重雲之所障蔽邪。至於風吹雲散。天復而青。日復而明。安知其不能爲聖人。而得其性善之本體也。故曰天地無棄物。聖人無棄人。

林子曰。爲惡之人。至於盜跖極矣。而性善之孔子固在也。

召子欲往

老子曰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林子曰。何以謂之和其光。而明乃光之體也。其曰復歸其明者。和

其光也。若佛肸公山弗擾之在春秋。斯其爲塵也大矣。召子欲往。非所謂同其塵乎。故曰吾豈匏瓜也哉。焉能繫而不食。又曰如有用我者。吾其爲東周乎。故夏桀非不塵也。而伊尹則五就桀。唐之女主非不塵也。而狄梁公則仕女主。至於柳下惠之不恭。雖曰君子不由也。而曰爾爲爾。我爲我。爾焉能免我哉。是亦同塵之義也。夫人幼而學之。壯而欲行之。孟子曰。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。若巢父許由。且洗耳矣。牛且耻飲其下流矣。萬古清風。是亦特潔其身已爾。而斯人之徒。謂之何哉。

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

其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者是矣。而曰卽凡天下之物。若一草一木之屬。豈非所謂緒餘邪。

禮樂

林子曰。禮也者。序也。何物非禮。樂也者。和也。

何物非樂。以此舉禮樂。則禮樂之情得矣。

林子曰。星辰錯陳而有紀者。樂而禮也。江海異流而並入者。禮而樂也。又曰。草木其華者。禮之文也。禽鳥其聲者。樂之和也。故觀之天地。稽之庶彙。豈必夔夷復生。而禮樂可興矣。

予欲無言

林子曰。學也者。學也。以復其虛明之本體也。教也者。教也。以擴其相通之妙機也。故真學不積。至教無傳。

林子曰。予按康節詩曰。恍惚陰陽初變化。氤氳天地乍迴旋。中間些子好光景。安得工夫入語言。又曰。讀書每到天根處。長懼諸公問極玄。實仲尼無知之妙。無言之境也。非不欲言也。不能言也。然非有實探天根之處。親詣恍惚之域者。其孰能知之。

子貢曰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不謂之欲因言以述道。而道果可以言而述邪。又曰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。不謂之欲

因聞以得道。而道果可以聞而得邪。余於是而知無行不與。乃所以接顏曾者流也。而不言之傳。無聞而悟。殆非子貢而下之所能得而知也。夫顏曾尚矣。而子貢之穎悟。猶且不能得而知。况後世乎。

釋迦臨入涅槃。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。釋迦咄曰。文殊。吾四十九年住世。未曾說一字。汝請吾再轉法輪。是吾曾轉法輪邪。孔子所謂予欲無言也。夫曰欲無言者。而前此則有言矣。故有言之教。其教之以民可使由之道乎。無言之教。其教之以不可使知之道乎。

林子曰。天不言。而所以立天之極。則四時之所以行。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。聖人不言。而所以立身之極。則四時之合序。萬物之皆備者在是矣。

林子曰。天地虛空也。而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聖人虛空也。而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聖人亦何言哉。

比干諫而死夷齊餓于首陽

並釋

林子曰。舍身以事佛者。舍身以事心也。做生問曰。豈非卽心卽佛之謂與。願聞其人。林子曰。比干以忠而剖死。伯夷以清而餓死。能事心也。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。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。

柳下惠爲士師三黜

林子曰。三黜者何。黜者辱也。黜而辱之者三也。若旣退矣。安得不去。而况三乎。

時有聞林子黜辱訓義。大以爲非。遂造林丁以與林子論辯。林子未之答。而先問之曰。兄官矣。今何爲不仕。答曰。吾旣以考績家居矣。惡得而仕諸。林子曰。若柳下惠旣退之三矣。而猶不去。兄何其果也。殆非柳下惠之聖之和矣。於是乃以林子黜辱之訓義爲是。林子乃復語之曰。孔子之道。進禮退義。一何嚴也。言弗行也。則去之。禮貌衰則去之。甚而至於仰視蜚鴈則亦去之。故君子未嘗不欲仕也。

而決擇於去就之際。而不敢苟也。至於如此。故黜而辱之。猶可得而和之。黜而退之。其可得而和乎。

直道

林子曰。柳下惠和者也。而孟子曰。不以三公易其介。而三黜之辱。其能免乎。槩而言之。自春秋以來。直道之可行於世者。未之有也。余豈不之知邪。天地父母。全而生之。而孟浪曲其學。以徇乎人也。其如天地何哉。父母何哉。身可死也。道不可枉也。孔子曰。自古皆有死。况枉道未必能生。而直道未必能死者乎。

林子曰。二三子從余受業。亦有年矣。二三子豈不聞古之人邪。或有直道而利而生者。亦或有曲學而利而生者。二三子何擇焉。將直其道以事人乎。抑或有直道而利而生。而曲學者。以阿世乎。抑或有直道而利而生。而曲學者。

豈曰不得利。而亦且動之死地。抑或有直道而害而死。而曲學者豈曰無有害。而亦且得以永年。二三子何擇焉。將直其道以事人乎。將曲其學以阿世乎。至於仲尼無上下之交。鄉原有原人之譽。顏回簞食而夭死。盜蹠膾肝以壽終。夷齊採薇。景公千駟。凡類此者。載之經史。不可悉紀。豈必有識之士。然後能考其得失哉。二三子何擇焉。將直其道以事人乎。將曲其學以阿世乎。若於此而不知所擇焉。則前日之所以來受業者。何爲也哉。二三子其試思之。

無可無不可

孔子曰。無可無不可。或者徒知所以不可。而不知所以可。卽曰能清。是亦伯夷叔齊其人與。若孔子則伯夷叔齊矣。而未嘗以降志辱身。而自以爲羞也。徒知所以可。而不知所以不可。卽曰能和。是亦柳下惠少連其人與。若孔子則柳下惠少連矣。而未嘗以不降志不

辱身而自以爲潔也。

林子曰。伯夷。叔齊之器。只貯得一箇清。柳下惠。少連之器。只貯得一箇和。若孔子清矣。時而和也。則和。孔子和矣。時而清也。則清。故曰君子不器。

日知其所亡

忘音

林子曰。亡有二義。有死亡之亡。謂其心之死也。則生之。有出亡之亡。謂其心之放也。則存之。由是而等而上之。生生而不息。存存而匪懈者。賢人之學也。復由此而等而上之。不待生而自無不生。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。聖人之至也。然其初學之功。亦惟在於操之使不亡爾。譬九仞之山。始於平地之一簣者。造聖之漸也。

學仕

林子曰。知經世而不知出世。有用而無體也。其流必至於刑名而術數。知出世而不知經世。有體而無用也。其流必至於荒唐而枯槁。

林子曰周易精微之致也。而經世之道亦備之矣。詩書禮樂春秋經綸之迹也。而出世之道亦備之矣。

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。

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。或問學貴師與。林子曰然。師也者所以傳道而解惑也。又問孔子聖人也。亦有師與。林子曰然。此非惟孔子爲然也。雖古之聖人亦皆有之。黃帝學乎太真。顓頊學乎綠圖。帝嚳學乎赤

松子。堯學乎君疇。舜學乎務成。禹學乎西國。王湯學乎成子伯。文王學乎鮫時子斯。武王學乎號叔。周公學乎太公。古之聖人亦皆有師。乃何獨至於孔子而疑之。然則講論經旨亦學與。林子曰此亦學也。而非其所先焉。朱子曰以涵養本原爲先。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。曰敢問何者謂之本原。何以涵養之。林子曰此自有心法在焉。非得真師則亦莫能知矣。

時有欲習匠人之技。而耻受命於工師。惟日取魯班遺書。而莊誦之者數年。乃遍叩諸工師。而論難之曰。如此而柱。如此而樑。如此而斧。如此而鑿。工師不能辯也。有胡姓者。聞其名。召之作室。洋洋然自爲天下之良工也。旣而授之斧。則不能操也。授之鑿。則不能持也。授之柱。授之樑。則不能斲也。胡姓逐之。林子聞之。嘆曰。此亦趙括之父書也。見聞之知。終不適於用矣。

不得其門而入

林子曰。夫子之墻數仞矣。而不得其門而入者。是亦聖門之所謂門外漢也。雖有穎悟。終落空無。性與天道。豈得而聞。

允執其中

黃生州問執中。林子曰。思不出位者。執中也。林子曰。堯舜允執之中。孔子中心之中也。林子曰。心卽中也。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。故曰中心安仁。命於此而立。性於此

而存。易之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中也。是中也。廣大配天地。著明配日月。變通配四時。屈伸配鬼神。聖經曰。在止於至善。以其止於其中。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。粹然而至善也。故曰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又曰性無不善。中者土也。故曰黃中。又曰安土。坤爲腹爲體。故曰居體。以其寂然不動也。故曰誠。以其原無邪曲也。故曰直。以其純而不二也。故曰一。以其能陰能陽。能剛能柔。能仁能義。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。故曰太極。又曰人極。又曰心極。心極者中極也。又曰皇極。以之明三綱也。則君君臣臣。父父子子。夫夫婦婦。以之明五常也。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。易知也。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。簡能也。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。易謂之美在其中。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。此所謂心。乃中心之心也。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。以其心之在中也。或問允執之旨。林子曰。書曰。人心惟危。道心

惟微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蓋言心與精而爲一。而會歸於黃中之中。而允執之者。此堯舜之所以開道統之傳。而爲萬古聖學之宗也。若孔子一貫之一。是亦精一之一也。余於是而知堯之欽欽此也。孔子之敬敬此也。中庸之誠誠此也。易之艮其止。書之安汝止。詩之敬止。禮之母不敬無不在此也。

古人有言曰。惟天下之至精。能合天下之至神。精與神一而不離。則變化在我矣。夫心神也。不有精以養之。不可也。蓋人之始生也。而神與精本不相離。而堯舜精一以執中者。直不過以復其不相離之本體爾。故曰性之也。豈非其成性之本體之本如是邪。

林子曰。天命之謂性。心由性生也。而心屬火。內之肝心脾肺腎。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。念念常在於欲。卽謂之人心。念念常在於道。卽謂之道心。然以道存心。豈不善哉。特賢人持守之功。殊非聖人頭腦學問。忘其本根。不由

中出。故曰惟微。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。則性由此立。道由此出。譬如下之泉。涓涓不竭。此象以養正。乃聖功之大也。

或問中其無定位與。林子曰。有正名而有定位者。中也。中其無定位乎。中其有定位與。林子曰。有正名而無定位者。中也。中其有定位乎。

夫堯舜曰允執矣。而所謂中者。豈非其有定位之中與。林子曰。堯舜所謂允執厥中者。非以其中之有定位也。而允執之矣。若以其中之有定位也。而允執之。則堯舜之允執也。而反爲中所束縛矣。烏得謂之中。明日又問曰。喜怒哀樂之中。與允執厥中之中。同與。林子曰。不同。喜怒哀樂之中。無定位之中也。允執厥中之中。有定位之中也。夫旣曰允執之中。無定位之中矣。而今復曰允執之中。有定位之中也。吾竊惑焉。敢問。林子曰。堯舜神聖矣。其所相授受。以爲學者。雖與人異。亦與人同。

也。故始而中有定位。堯舜之始學與人同也。而所謂允執者。允執而允執之也。終而中無定位。堯舜之神聖與人異也。而所謂允執者。不允執而允執也。

林子曰。譬果核之中者仁也。仁其無定位乎。既而芽矣。條矣。華矣。實矣。而莫非仁也。仁其有定位乎。或問莫非仁也之旨。林子曰。芽而條。條而華。姑且未論。而其實矣之中。一實一仁也。程子曰。天體物而不遺。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。

林子曰。譬言之石焉。隨所在而擊之。則火矣。是火之未發也。豈其有定位邪。

林子曰。中有定在者。在此中也。而曰中無定在者。乾坤合處。乃真中也。以其可得而允執也。故曰有定在。然豈特在此一身之內為然也。是雖一身之外。而遍滿天地。亦皆吾心之中也。又豈特在此天地之內為然也。是雖天地之外。而遍滿虛空。亦皆吾心之中也。易曰。

周流六虛。余亦曰。此心滿六虛。

林子曰。北辰居其所。而天之所以爲天者。易簡盡之矣。執中立其極。而聖之所以爲聖者。易簡盡之矣。

林子曰。天非中無以運。地非中無以承。人非中無以參。此三才之通道。而三教之聖人不能違也。

林子曰。允執厥中之言。至於今固在也。孰有能知其中。而允執之者乎。故曠百世而相感焉。謂之有所傳乎。否邪。而其所以相感者。又何物也。而謂之無所傳乎。否邪。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。而謂之有所傳乎。否邪。若湯則聞而知之。而謂之無所傳乎。否邪。大抵見不以目。聞不以耳。而合堂異代之際。自有不見而見。不聞而聞。而相爲感通之機。殆非夫人之所能察識也。

不知命無以爲君子

張生洪都問命之真去處。林子曰。身命落處。

卽是我之真去處也。獨不觀之男女媾精一點子宮者乎。而所謂子宮者。是胎人之真去處也。而胎聖而胎仙而胎佛。亦有所謂真去處者在也。若也不知真去處之所在。則不能知命。不能知命。又安能立命。不能立命。又安能盡命。故知命而立命者。君子也。立命而盡命者。聖人也。

堯峯顛暹禪師。聞雷聲。示衆曰。還聞雷聲麼。還知起處麼。若知起處。便知身命落處。林子曰。昔者邵堯夫問於程伊川曰。雷起甚處。蓋欲示之以根本之學。一陽之義也。伊川不悟。而曰起處起。惜哉。

不知禮無以立

林子曰。禮者。約禮之禮也。孟生仁問何以謂之約禮之禮。林子曰。復禮爲仁。所守之至約也。然禮也者。敬而已矣。禮存乎中。敬而無失也。又問何以謂之立也。林子曰。立也者。立之中道而立以制心也。

